

大寨红旗



大寨

大寨

资料组

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

大寨红旗

文锦 莎荫 梁骏 宇华 编写

人民出版社出版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选编

大寨红旗

文锦 莎荫 梁骏 字华编写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重印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33,000 字

1974 年 12 月第 1 版 1976 年 2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书号 3168·57 定价 0.45 元

“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

遵照毛主席“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以及“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作为“农村版图书”出版，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

“农村版图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根据党的政治任务、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读者对象是广大贫下中农、农村知识青年、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农村版图书”的内容，包括政治读物、社会科学基础读物、文学艺术读物、文化科学读物以及工具书等。

选编“农村版图书”是件新的工作，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

出版说明

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大寨之路，是我国亿万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由之路。今年，是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伟大号召的十周年，为了适应全国农村正在深入开展的“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需要，我们出版了这一本书。

这本书以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纲，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大寨的经验，真实地记载了大寨走上农业集体化道路后二十年来的历史，内容丰富，事迹感人，发人深思。

大寨的经验，是我国农业战线的宝贵财富，它处处体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处处反映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寨人民对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宣扬的孔孟之道的深刻批判。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总结大寨经验，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本书仅是一个尝试，对书中的缺点错误，热忱希望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这本书是在陈永贵同志的热情关怀和指导帮助下，由人民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组织编写的。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大寨党支部、大寨贫下中农和中共昔阳县委的大力支持，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七四年十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巨变	3
虎头山上风光好	3
大柳树下话当年	7
一张统计表的启示	11
第二章 搏斗	17
是谁看了谁的“戏”?	18
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走定了	23
在错误潮流面前	29
保卫大寨红旗	37
永远战斗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	43
第三章 育人	56
育人要抓纲	57
解决好“思想入社”的问题	66
胸中要有大目标	73

重在教育后一代	82
用好大批判这个武器	91
庄稼人戴上了“望远镜”和“显微镜”	101
第四章 齐心	109
革命的首要问题	110
管理也是社教	119
爱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130
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	136
第五章 创业	148
立志当愚公	149
三战狼窝掌	155
天垮下来擎得起	161
永不褪色的红旗	173
第六章 “新套套”	183
“海绵田”是怎样造成的?	184
一切经过试验	190
种庄稼要讲辩证法	196
第七章 步步高	204
还要努力作战	205
为山区机械化闯路	213
搬山填沟造平原	222
天大旱 人大干	229

第八章 战斗堡垒·····	238
建设一个好的领导班子·····	239
百炼方成钢·····	251
做人民的勤务员·····	265
结束语·····	275

引 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农业战线上的红旗——大寨，是一九五三年冬走上集体化道路的。二十年来，大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定地贯彻执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开辟了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为农村所有制变革以后如何继续革命提供了丰富经验，使大寨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光辉榜样。

这个榜样生动地证明了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一伟大真理，证明了“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任何人间的奇迹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给全国亿万农民指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照亮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同年十一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这是对大寨精神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大寨经验的科学总结。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倡导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兴起。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到处响彻“农业学大寨”的胜利凯歌，大寨红花开遍了祖国大地。“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大寨——火红的战旗，英雄的战旗，深深地吸引着世界五大洲成千上万的同志和朋友。他们不远万里而来，从大寨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形象；看到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农民正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看到了中国农村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灿烂前景。他们参观以后，深为大寨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气概所感动。有一位国际朋友赞叹道：“这些人在创造人类的未来。”

当前，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着。这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农业战线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更广泛更深入地向前发展。

今年是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伟大号召的十周年，也是大寨走上集体化道路后迈入第三个十年的头一年。在这个时候，回顾大寨二十年来的战斗历程，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把这本书献给广大读者。

第一章 巨 变

巍巍太行山，郁郁葱葱，绵延千里。在那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这里曾经是有名的革命根据地，它抚育过千千万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颂的英雄事迹！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了英雄的土地，迎来了大好春光到人间。自从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空升起，太行山区的广大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用他们勤劳的双手，为祖国的锦绣河山，绘出了一幅幅又新又美的画图。社会主义的新大寨，就是其中最绚丽多彩的一幅。

虎头山上风光好

海拔一千一百米的虎头山，是太行山万山丛中的一座山峰，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城的东南。从县城沿着一条缓坡公路上行，走上十里，由武家坪向南一拐，座落在虎头山下的大寨人民公社大寨大队，就出现在你的面前了。

这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一排排“大寨”式楼房。你可能这样想：“这哪里象个山村啊！简直到了新兴的小城市啦！”

走到跟前一看，原来这些“大寨楼”，都是一些异样的楼。楼下是石窑，楼上是瓦房，是窑又是房，象楼又不是楼，整整齐齐地矗立在高高低低的山坡上。远远望去，真象高楼林立，煞是壮观。到了夜晚，家家户户电灯通明，又恰似满天繁星落在了山间。

村中，两排“大寨楼”夹着一条宽敞的柏油马路。路旁垂柳成行，在阳光下、微风中，掩映着村中的窑洞、房舍。这时，你咋也不会想到这条林荫大道，过去却是条乱石滚滚的干河沟。那时，下雨洪水遍地流，平时只有沙子和石头，牛毛小草也长不了几根。你今天看到的大寨新村，是在一九六三年遭受特大洪灾后新建起来的。

村子建在河沟里，山洪暴发怎么办？有办法。你的脚下有一条长达二百九十米的石砌涵洞，名曰“胜天洞”，逞凶肆虐的洪水就从这里乖乖地流走了。不过，没有“穿地眼”，你瞅不见它。过去那种山洪咆哮、泛滥成灾的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走过大寨村，仰望虎头山。只见那条条土埂似长堤，道道石坝绕山间，保护着层层叠叠的水平梯田。这数不清的地埂和石坝，还有那黑油油的“海绵地”，告诉人们，虎头山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寨人，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大寨田是辛苦田，没有辛苦哪有甜！”这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如果人们在金色的秋天来到大寨，就会看见那棒槌般的玉米，龇牙裂嘴地吹着胡子；狼尾巴似的谷穗，在清风中摇曳；碗口粗的高粱穗，一个挨着一个，象无数的火炬在炽烈燃烧。

走遍虎头山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看山山青，看地地平，那一片的好庄稼，山地沟地一个样，远地近地一个样，地边地心一个样，好一派大丰收的景象！要是夏收季节来到这里，那层层麦浪，随风荡漾，山上山下，金光闪耀，见到的将另是一番绮丽景色。

满眼风光美不胜收。一座砖砌的圆楼，突兀地出现在村后的山坡上。人们不禁有些诧异：这是什么地方？忽然从楼里传出阵阵马嘶牛叫声，原来这就是别致的大寨饲养场。怪不得社员们自豪地说：“现在连牲口住的地方，也比过去地主庄院漂亮。”解放初期，大寨穷得只有七驴八牛一口猪。现在，各种牲畜已发展到四百多头，其中高骡、大马和耕牛八十多头，每户平均一头；猪二百多头，每户平均两头多。有人问，牲畜为什么要住在山上？饲养员告诉你：第一，保持了村里的清洁卫生。第二，可以就地利用饲草，就地积肥用肥，减少秸秆、肥料往返运送的劳力。光送肥一项，每年就能节省六、七千个工。现在看到的只是大寨的一个饲养场，还有一个幼畜饲养场、一个猪场和一座兼营养猪的粉坊，也都不在村里。在大寨，真是处处皆学问，事事有文章，就连饲养场设在什么地方，也是有讲究的。

离开饲养楼，爬上半山坡。脚下有一股曲曲弯弯的清水潺潺流淌。这虎头山，一无井，二无泉，水是哪儿来的？那是一九六七年，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凿了一条十四华里长的“军民渠”，这水穿山越岭、跨沟绕梁，从郭庄水库引过来的。望着这股清清的长流水，人们不禁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仿佛感觉到了大寨人民永不停息的战斗脉搏。

顺着山坡往上走，不知是谁喊了起来：“瞧！那是什么？”
嗨！那一方方绿茵茵的庄稼是多么惹眼啊！时值太行山区的初秋，这不会是麦苗，也不会是苜蓿。再说，麦苗地、苜蓿地也不会象豆腐块呀！好奇心使人们加快步伐。走近一看，好啊！在这原来的干山坡上，清水泛碧波，风吹稻花香，竟然种起水稻试验田了。这个新的试验成果，正在实现着大寨人民新的理想，虎头山要变成“小江南”了。

站在水稻试验田旁，环视虎头山，有人顺着七沟往下数，数到村边的后底沟时，左看右望，不象一条沟了。一大片一大片台阶式的平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社员们豪迈地说，这就叫“人造平原”。过去大寨的地块，大都是一、二分的长条地、巴掌地，最小的地块一亩竟有四十八块，最大的两块也不过三亩。而今天，最大的一块小平原就有二十来亩。这就给实现机械化和水利化创造了有利条件。社员们讲，过去也常说“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说实在的，叫河水让路在大寨早已实现了，而让高山低头还只是一个愿望。今天，搬山填沟造平原，高山低头也终于变成了现实。从一九七一年冬到一九七四年春，大寨的七沟中已有四条沟被改造成“人造平原”。

正当人们出神地瞭望“人造平原”的时候，耳边不觉响起“嘶嘶嘶”的声音，抬头望去，只见悬空吊斗，上下穿梭，滑行在高空索道上。它把给麦地准备的肥料运往山上，又把山上开采的石料送到山下。几百斤重的东西转眼间就滑到指定的地点。这高空运输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人民向农业机械化进军的一个重大成果。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装置了五条高空运输索道，一年能节省上万个工。另外，

在耕耘、脱粒、铡草、粉碎、碾米、磨面、灌溉和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也已全部或部分地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十年前，人们对大寨有过一个议论：“大寨样样好，就是覆盖少。”现在，大寨的林业也发展起来了。放眼虎头山，那四百多亩茁壮成长的幼松，象给山顶披了一件绿色的大氅。半山间的果树区，更是万紫千红，五彩缤纷。那红艳艳的是苹果，黄橙橙的是大梨，绿莹莹的是葡萄，还有桃树、枣树、核桃树、花椒树等，共达三万七千余株，一株株，一枝枝，果实累累，芳香袭人。一九七三年，大寨的各种水果收摘了四万九千多斤，每户平均近六百斤。全大队林、牧、副业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真正实现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总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今天的虎头山，处处都有大变化，处处都是一片新，处处都有大寨人民继续革命的脚印，处处都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当人们从虎头山下来的时候，如果赶上大寨学校的孩子们放学回家，常常会听到一阵阵嘹亮的歌声响彻晴空：

我站在虎头山上，
迎着朝阳放声歌唱，
歌唱救星毛主席，
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大柳树下话当年

今天的大寨，山新、地新、村庄新，旧的痕迹越来越看不出来了。村东头那棵大柳树，成了大寨由旧变新的见证。

大寨老贫农介绍说，这棵大柳树已生长一百多年了。它盘根错节，斑痕累累，可是老树发出了新枝，这些年越长越葱茏茂密了。在这棵大柳树上，挂着一个牌子，上写“乐人树”三个大字。为啥叫它“乐人树”呢？说来话就长了。

解放前，这棵大柳树是地主富农吊打穷人的地方。那时大寨的贫苦农民都叫它“苦人树”。大寨人民的苦难遭遇，它看得最多，听得最真。年复一年，长夜漫漫，大柳树多少次听见穷人因交不起租、还不起债被地主富农抽打的皮鞭声；多少次听到穷人卖儿卖女、生离死别时撕人心肺的哭泣声；多少次看到穷人被地主富农逼死，只裹着一领破苇席被埋掉的悲惨情景……。大柳树呀大柳树！如果你有“灵性”，你也要把根根枝干化作条条皮鞭，把那吃人的旧社会狠狠抽打。

人们乍听到大寨这个村名，以为一定是个寨子，也许还有森严的寨门，高大的寨墙。其实，这里只有过一个光秃秃的土圪塔，名叫“寨塔”，大寨就是由此而得名的。那时候，进了村不见村，全村除一户地主、三户富农住着几所较好的院子外，贫苦农民都住在“寨塔”周围和山沟两旁破破烂烂的土窑、土房里，那土山、土坡、土窑、土屋，黄土一片，死气沉沉！

那时候，全村近八百亩耕地，东一簸箕，西一巴掌，分作四千七百多块，斜挂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块块缺边少堰，里高外低，铺着夹沙带石的一层薄土，活土层还没有一犁厚哩。一座虎头山象是穿了一身千补万纳的百结衣。不下雨，满山灰茫茫，一片荒凉；一下雨，满山泪道道，一片凄惨。真是旱也怕，涝也怕，不旱不涝也长不出好庄稼，三天无雨苗发黄，下股急雨土冲光，累死累活干一年，一亩难打百斤粮。

那时候，全村六十四户人家，四户地主富农就霸占了百分之七十的耕地。四十八户贫下中农，有三十来户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放牲口，有十几户终年讨吃要饭。一九二〇年，大寨遭荒年，全村竟有二十多户贫苦农民卖儿卖女，七户被天灾、地租、高利贷害得断门绝户。人们说，那时大寨有五多：当长工的多、背债欠账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寻死上吊的多。“扛长工，没铺盖。卖儿郎，当乞丐。终年还不清财主的债，有女不嫁穷大寨。”这首民谣，真实地道出了当年大寨穷苦农民的悲惨生活。

陈永贵是大寨贫苦农民的一个代表。他在旧社会的苦难史和斗争史，就是大寨贫下中农度过的艰难岁月和斗争经历的一个缩影。

陈永贵的老家在离大寨六十里的石山村。爷爷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庄户人。父亲陈志如弟兄五个，全被旧社会逼死。一个叫日本法西斯强盗抓去，被活活烧死在矾窑里；一个扛了二十多年长工，被地主榨干血汗后，一脚踢出门外活活饿死；一个讨吃要饭，被黄河畔上的荒沙埋了尸骨；一个让吃人的旧社会折磨得发了疯，悲惨死去。陈永贵六岁时，他父亲走投无路，挑着担子把全家迁到了大寨。那知，天下乌鸦一般黑，世上财主一样狠，到了大寨，还是终年劳累，填不饱肚皮。就在一九二〇年的大旱中，陈志如含着眼泪，忍心把陈永贵的母亲、姐姐和弟弟都卖掉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这个悲愤已极的老人跑回石山，在祖坟前的一棵树上，上吊而死。从此，陈永贵成了孤儿。八岁上，给地主放羊，才满十岁，就当了小长工。由于忍受不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曾跑到外地下过